



陈天民，字玄伯，号奉天草民。别署易安庐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书法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咸阳师范学院教授、长安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咸阳市文联副主席、咸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秦苑》杂志主编。

第一个把体育训练的最新成果——念动训练引入书法创作心理训练。西北唯一位两次获得兰亭奖的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在数省市培训了数千弟子。近年来，其弟子先后有112人次在国展中获奖或入展。32人加入中国书协。书法作品：《中国书协主办》全国第五届新人新作展获最高奖。全国首届大书法展获三等

奖；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第七、八届成果展获二等；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成立十周年展获特别奖；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入展；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展入展；《高僧怀朴》书法展入展；《走进青海》书法展入展；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书法展入展；全国第二届书法兰亭奖“艺术奖”；全国第三届书法兰亭奖“教育奖”。

书法论文：全国第六届书法讨论会入选；另有五十余篇散见《中国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等专业刊物。

统一广场大合唱

丁国昌

咸阳市有个统一广场，好去处！尤其是夏季，只要不下雨，一到傍晚，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虽然说的是民用房，但热闹非凡，是那么地如潮，熙熙攘攘，且不分男女老少，皆喜气洋洋，兴致勃勃，置身人流之中，内心更是平添无限的自豪感和惬意，禁不住欢呼起来，无法忘却。纵观人群，闲谈达和看热闹的固然有，但更多的是参与各类健身活动。跳广场舞的，交谊舞的，肚皮舞的，街舞的，都是方阵庞大，生龙活虎，使得连刚学会走路的娃娃都蹦跳起来。还有那些各种音响设备发出的旋律场扬声器的音乐，无形中就把你的五六七郎都吸引了嗓子眼上了。

我最喜爱的是参加红歌大合唱。要说，在咸阳身边，找一个免费唱歌的摊子不难，因为拉着音响设备练歌的人很多，而且很热情，只要你表示出想唱，就会有人把你叫过去递给你。但是，一个人拿着话筒唱歌，总觉得气力不够，没有十上百人聚在一起凭着本腔发声快乐劲，过不了瘾。所以，只要有时间，我都去参加广场红歌团的大合唱。我们住的地方统一广场远，要步行40分钟才能到。我一般一下7点从家里走，到广场后，先找人少的地方，然后8点开始。大约90分钟，大合唱结束后，再步行50分钟回到家里。整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去的时候很兴奋；唱的时候很开心；回家的路上有点累，但我喜欢。乐此不疲。因为就像戒了烟一样，我离不开唱歌。

统一广场有一尊秦始皇的塑像，很高大。每次看到这尊雕像，我都会联想到当年秦军的雄壮和豪迈。我想，当年的秦军，一定是有令人民振奋的军歌，假如秦军能够活到现在，他一定会在广场上引颈高歌的。所以，我坚信：歌，是历史的痕迹，是特定时代的强音，是一代的心声，是民族精华灵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歌，是不会老的。歌，是不会过的。

借此机会，我对红歌团的乐队和指挥，说声谢谢！

借此机会，我衷心的祝福统一广场上的歌友们！

借此机会，我问好普天下喜欢唱歌的朋友！



论中国写意画的本质

诗言志、文以载道，画理同美！胸无诗文，乃匠工，绝配画家称谓。一位真正中国画家的成功轨迹是异常庞大、繁杂、慎密、神奇、神秘的工程。诗言志是因为：灵运足非人力能及、国画家远远超出实业家、企业家的造就难度，而书法对于没有童子功的人来说，近乎是望而生畏之事，书法之难如宗教之修行，应洗心见性，方得真谛。对于诗学等各方面的积累、储备、养性也至关重要。

而对于个人品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的品鉴，得养浩然自强之气，才合中华民族之美风范。

造型乃最低层面，乃必备之基础，应超越。而画家个体品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的品鉴，得养浩然自强之气，才合中华民族之美风范。

造型乃最低层面，乃必备之基础，应超越。

而画家个体品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的品鉴，得养浩然自强之气，才合中华民族之美风范。

造型乃最低层面，乃必备之基础，应超越。

而画家

姜兰芳艰难苦涩的文学梦想

笨马九方

历经十年的艰辛创作，修改最少八次以上，姜兰芳，以一个农村妇女敏锐的视觉，写出了现代社会农村较为普遍的家庭暴力现象，撕裂出女人的惨状。姜兰芳一直忍气吞声，直到打得鼻骨裂复发现后，揭露了家庭暴力给农村妇女带来的巨大伤痛。

2006年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一节目里，姜兰芳和她的《婚殇》被介绍给了众多听众。此后经常有农村妇女与她联系，倾诉自己的婚姻问题。对于听众们述家暴和离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姜兰芳总耐心听完他们的故事，并结合实际给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年来，她已记不清帮助过多少深受家庭伤害的妇女。这些个案不容不提着小说的内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姜兰芳所在的安谷村，土地也已经被拆迁，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自己家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直到现在还会风尘仆仆奔走于外，与丈夫一起打工挣钱。供孩子上大学，在家里，写信仅仅只是另一种爱好，是她辛苦劳作之余一种精神的放松。《婚殇》的故事发生在村子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她，感受到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经常见到打老婆的事情发生。2004年正月的一个深夜，姜兰芳被一伙人毛骨悚然的哭声惊醒，她冲出去，将那个被暴打的女人，从她丈夫的脚下拉回家，面对哭喊的妇女，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写一个家庭暴力有小说。

小说，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难题，除了种菜，起早摸黑跑三轮车；为了生计，她被当成过保姆、摆地摊，在工地上搬砖头、贴墙皮都干过。还要赚三个儿女的生活费、学业费，经过两年的努力，二十万字的《婚殇》初稿完成了。描写了陕西秦岭岸边一个叫做肖家村的农村妇女肖金莲的悲惨人生，金莲嫁给了娟娟村人贾宝臣，没有生活基础胡乱编造乱扯虚假故事、把无聊当有趣的制假者。使人感到到有一股春风吹进了浮躁的文坛。

改 变

陈美霞

当她在纺织厂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下岗了。丈夫说你在家等着吧，送走一个孩子，也可以陪陪人。她说也好，等有了合适的我再出去，可是几个月转悠下来，她就受不了了，每月必出的水电费房贷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像是一座座小山向她压来，家庭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跟丈夫商量一下，安顿好了。

要不我到街道上做环卫工吧，虽然挣得钱不多，但是多少也可以贴补家用，再说也不会影响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丈夫笑了：你呀你真是个有文化的人，去扫大街就不怕人家笑话？我靠力气吃饭，一不怕二不怕，怕的是她的成了二名白大褂的扫员。只是每天上班时，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老人远见了她就匆匆地低头，生怕别人认出来，竟然有好几次连自己丈夫也在一起穿工作的工服里偷偷没认出她来。她想到了这个土头土尾的身子是实在没有勇气走丈夫的面前，在那之前，她是要背身去躲开了，下班后她也是只把工作服脱下来偷偷地拿回家去清洗，待到熨平后就再挂进自己的房间，她怕在楼上的白大褂会那样鄙视她地向着他整个小区炫耀她的身份，她没想到她要义无反顾地拿起扫把推起垃圾车的决心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是这样的脆弱而不堪一击。

就在几年前，她的丈夫的单位效益真的好转，她家所有的房屋债务也彻底还清，孩子也愿意她上了外地的大学，他们一家人的日子是愈来愈过得富足了。丈夫说脱了衣服，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黄马褂，用他的小手轻轻擦着她的长发，但是却没有听到丈夫的劝告。依旧抱着她的身体穿着她的长发，她的心已经软化了。

丈夫的成了二名白大褂的扫员。只是每天上班时，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老人远见了她就匆匆地低头，生怕别人认出来，竟然有好几次连自己丈夫也在一起穿工作的工服里偷偷没认出她来。她想到了这个土头土尾的身子是实在没有勇气走丈夫的面前，在那之前，她是要背身去躲开了，下班后她也是只把工作服脱下来偷偷地拿回家去清洗，待到熨平后就再挂进自己的房间，她怕在楼上的白大褂会那样鄙视她地向着他整个小区炫耀她的身份，她没想到她要义无反顾地拿起扫把推起垃圾车的决心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是这样的脆弱而不堪一击。

每一个周末的清晨，一个很绅士的男人很是安静地站在了街角的一角，远远地却是温情地注视着一位端庄女性的文明清洁工。他看见她摘下了自己厚厚的口罩，和每一个熟识的人在她的战场打仗。舞着一把机关枪似的扫把，她说我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看着那些塑料袋瓜果皮和树叶被我无情地倒进垃圾桶，我竟然意识到，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已经干干净净了，我的心情才跟着变好了。

每一个周末的清晨，一个很绅士的男人很是安静地站在了街角的一角，远远地却是温情地注视着一位端庄女性的文明清洁工。他看见她摘下了自己厚厚的口罩，和每一个熟识的人在她的战场打仗。舞着一把机关枪似的扫把，她说我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看着那些塑料袋瓜果皮和树叶被我无情地倒进垃圾桶，我竟然意识到，只有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已经干干净净了，我的心情才跟着变好了。

姜兰芳，勇敢地走出了她的大学，他们一家人的日子是愈来愈过得富足了。丈夫说脱了衣服，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黄马褂，用他的小手轻轻擦着她的长发，但是却没有听到丈夫的劝告。依旧抱着她的身体穿着她的长发，她的心已经软化了。

丈夫的成了二名白大褂的扫员。只是每天上班时，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老人远见了她就匆匆地低头，生怕别人认出来，竟然有好几次连自己丈夫也在一起穿工作的工服里偷偷没认出她来。她想到了这个土头土尾的身子是实在没有勇气走丈夫的面前，在那之前，她是要背身去躲开了，下班后她也是只把工作服脱下来偷偷地拿回家去清洗，待到熨平后就再挂进自己的房间，她怕在楼上的白大褂会那样鄙视她地向着他整个小区炫耀她的身份，她没想到她要义无反顾地拿起扫把推起垃圾车的决心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是这样的脆弱而不堪一击。

姜兰芳，勇敢地走出了她的大学，他们一家人的日子是愈来愈过得富足了。丈夫说脱了衣服，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黄马褂，用他的小手轻轻擦着她的长发，但是却没有听到丈夫的劝告。依旧抱着她的身体穿着她的长发，她的心已经软化了。

丈夫的成了二名白大褂的扫员。只是每天上班时，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老人远见了她就匆匆地低头，生怕别人认出来，竟然有好几次连自己丈夫也在一起穿工作的工服里偷偷没认出她来。她想到了这个土头土尾的身子是实在没有勇气走丈夫的面前，在那之前，她是要背身去躲开了，下班后她也是只把工作服脱下来偷偷地拿回家去清洗，待到熨平后就再挂进自己的房间，她怕在